七日談（北京篇）

為什麼相聚廈金灣

葉 梅

七月的廈金灣，海邊的黃昏十分迷人，一抹夕陽把海面染成了彩金一般，藍色橙色玫瑰色，交織在一起，就像是一道道多彩的五線譜，浪花在譜線上跳動着，又像是無數的小精靈在歡躍舞蹈。我從北方來到廈門，並沒有遭遇想像中的熱浪滾滾，相反，站在海風輕拂的沙灘上，有一種透徹的清爽，融入了身心。那日散坐在廈金灣沙灘上的，還有來自台灣的數十位作家，我們相聚於廈門，共同參與「海峽兩岸文學活動周」的筆會，一起凝望這夕陽下的海景。

白天，大家參觀了翔安區大嶝島上的古建築。那座與金門咫尺相望的海島，千年前便有了煙火氣，一片片紅磚大厝，猶如一部攤開的閩南建築史，每一堵紅牆、每一道飛檐都銘刻着難忘的記憶。

在那片紅磚聚落中，藏着抗戰時期金門縣政府遷駐大嶝留下的舊址。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，日軍鐵蹄踏破金門，當時的金門縣長帶着縣保安隊六十餘人及家眷，乘「金星號」輪船渡海撤到了大嶝島。大嶝當時屬金門縣第七區，許多華僑下南洋打拚後回鄉建起的紅磚大厝，便成了流亡縣政府的臨時辦公之所。抗戰八年期間，先後有九任金門縣長在此就職，日軍曾多次轟炸大嶝島，但當地村民卻表示絕不離開家園，全民投入抗戰，大嶝終成福建沿海從未被日軍佔領的地方。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，在抗戰勝利的鑼鼓聲中，金門縣政府遷回金門島。那片紅磚古厝在二〇〇九年被列入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。

大嶝島上非遺文化遺址甚多，如風獅爺石像，是大嶝與金門兩岸同胞共有的鎮風之神；還有一處秘藏院遺址，曾是宋末元初理學名家邱葵的初隱之地。大嶝田墩紅磚聚落已作為閩南紅磚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列入「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」。那些被後人以尊崇之心建起的民俗博物館，紅牆上彈孔猶在，抹不去的記憶裏既有千年的漁耕煙火，也有溫柔而堅定的同胞之情。

從大嶝島來到廈金灣，正值黃昏，海峽兩岸作家歡聚在一起，唱起了大家都熟悉和喜愛的歌謠。「廈金灣」之名來自廈門與金門的合稱，包括廈門與金門之間的碧海及沿岸區域，即廈門島東部至翔安大嶝島一帶。廈金灣與金門列島隔海相望，最短距離僅一點八公里，兩岸可謂近在咫尺。宋元以來，閩南先民逐海而居，漁船穿梭往來於廈金海灣，兩岸人民守望相助，血肉相連，不分彼此。海浪載着歲月的風霜，隔不斷兩岸同胞遙遙相望的牽掛和鄉情。

廈金灣，已然成為兩岸交流融合的窗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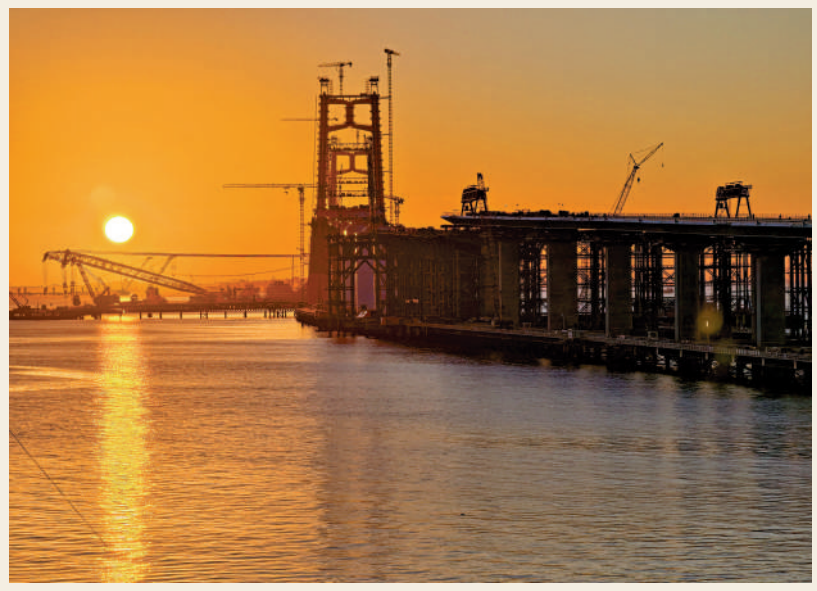
由中國作家協會港澳台辦和福建、廈門文聯等單位主辦的「海峽兩岸文學活動周」，已在廈門這座美麗的城市及島嶼連續舉辦了十四屆，「詩書作伴，樂享文學」，海峽兩岸文脈互鑒，親情相通，持久鮮活的文學活動，引來了一批批台灣資深作家、新銳詩人、文學評論學者、青年創作者與校園文學愛好者。

我們在廈金灣的沙灘上唱起了《外婆的澎湖灣》，如詩的歌謠讓人們越過海峽萬頃碧波，彷彿從廈金灣的波光，看到了九十餘座島嶼的澎湖列島。

澎湖灣自元代正式設治，千百年裏，是福建通往台島的海上中繼站，也是閩人遷徙拓台的第一站。古時無數閩南先民駕舟渡海，以澎湖為驛站，輾轉奔赴台島各地，同時將完整的閩南文化、漁家習俗、信仰文脈根植於此。澎湖灣有着與閩南別無二致的煙火，島上有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的天后宮，廟前鋪路石材據說取自福建崇安，規制、形制、祭祀禮儀全然承襲閩南古制，香火綿延，守護着閩人世代相傳的媽祖信仰。

一曲《外婆的澎湖灣》，還有《龍的傳人》，閩南方言的脫口秀，讓坐在沙灘上的作家們生發出更多的親切和歡喜。台灣作家們跨海而來，經過幾天沿着廈金灣海岸線的徒步採風，走訪翔安古漁村、閩台民俗館、對台交流舊址，並共談地球面臨的生態危機，人類命運的未來，感慨良多。

站在廈金灣，眺望海面上來往的船舶，可見廈金「小三通」航線上的客輪「和平之星」「東方之星」劈波斬浪而行。自二十五年前破冰啟航，福建與金門、馬祖間的通商、通航、通郵，廈金航線承載了閩台「小三通」近九成客流，熱度持續攀升，航班由以往每日二班增加至二十四班，兩岸往來已成「公交化」。自廈門五通碼頭出發，半小時即可橫渡海峽抵金門水頭碼頭。這些年裏，曾開通過三百七十九次「生命救助通道」，緊急轉運危難旅客三百九十九人次，被兩岸民眾由衷喚作「黃金水道」與「親情之橋」。這條航線是台商跨海興業的通勤之路，兩岸學子逐夢求學的成長之路，遊子歸鄉探親的團圓之路。二〇二五年上線的「連續通關」智能系統，實現高峰期多船同檢、隨到隨通，海峽往來愈加順暢。



▲七月八日清晨，建設中的廈金大橋（廈門段）。 中新社

眼下正在修建的廈金大橋也成為海峽兩岸作家的熱門話題。這橋如一條蓄勢騰飛的鋼鐵巨龍，從廈門本島昂首向東，跨越萬頃碧波向金門方向延展。全長近二十公里的廈門段自二〇二三年十月破土動工以來，建設者們晝夜兼程，一個個里程碑式的節點在海天之間相繼鑄就。如今，海上橋樑主體已漸入收尾，按照最新規劃，二〇二六年底海上主線即將通車，二〇二七年底可望全線貫通。大橋在設計之初便已預留金門段接口，大橋建成之日，可十分鐘驅車直達。到那時，金門不再是孤懸海外的偏島，而將深度融入廈門半小時經濟生活圈，與翔安國際機場、廈金航線共同織就兩岸海陸空立體交通的美好之未來。

廈金大橋是一座通向團圓與福祉的連心之橋，「海峽兩岸文學活動周」則是人心相通的文學之橋。海峽兩岸作家相聚廈金灣，同唱一首歌，不覺海風輕拂，月亮升起，同根同脈的山海風骨、同源同宗的人文底蘊、曾經同甘共苦的歲月沉浮，那一切，都在我們共同的吟唱裏。

古建壁畫修繕

HK人與事

明德

八月的一個周六上午，我與太太到達九龍城石屋家園，參加古建保育協會主辦的「壁畫修繕工作坊」。

二十多位參加者面前各有一張宣紙，紙上已用鉛筆勾好了菊花的輪廓。這是主講嘉賓、壁畫修復師馮偉強為我們準備的「畫稿」。

我忽然意識到，這不正是歷經風霜的古建築壁畫寫照嗎？顏色褪盡，僅剩模糊線條。

隨後，大家各自上墨與填色。同一底稿，我與太太畫出的氣質截然不同。我下筆重，墨線粗獷；太太則畫得細潤，以淡黃與青藍色彩，畫面充滿生機。一時間，在座的參加者彷彿都成了修復師。

馮師傅表示，要應付不同風格的修復委約，必須謹記「謝赫六法」——即南齊謝赫提出的六項繪畫準則：氣韻生動、骨法用筆、應物象形、隨類賦彩、經營位置、傳移模寫。他特別強調，修復師得像偵探一樣，憑藉對六法的素養，去揣摩原作者的筆意，在褪色的壁畫前作「補筆」。

一同出席的古建保育協會會長何家榮先生道出修復的現實難處：他們系統性地統計香港古建築內的壁畫，並用科學方法分析顏料老化程度。若有歷史照片留存，尚可有據可依；但多數時候，原貌早已無從考究。此時，只能靠經驗與科學雙重證據去平衡取捨。若條件不成熟或無法復原，修復團隊寧可選擇「保存現狀」，做最小干預，確保壁畫不再繼續損壞。

修復的本質不是創作，其真諦是對古建築歷史的尊重。最終的修復方案，還需與業主、政府等不同持份者反覆協商才能敲定。

壁畫修繕背後，藏着修復師無數日夜的揣摩與取捨。儘管無法恢復原貌，但每一筆水墨與色彩的勾畫，都是賦予褪色遺產一次生命的延續。

蕭 乾

【大公報人物誌⑪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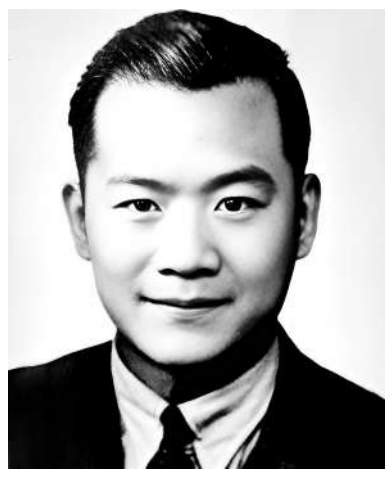
李春陽

蕭乾是蒙古族，一九一〇年生於北京城東一個苦寒家庭，曾就讀於基督教會辦的崇實小學，讀崇實高中的時候，開始在北新書局做練習生。一九三〇年考入輔仁大學英文系，一九三三年轉學入燕京大學新聞系，選修了埃德加·斯諾那時開設的「特寫旅行通訊」課程，一九三五年畢業後由沈從文、楊振聲引介入《大公報》，負責「文藝」副刊，立志要把它變成「社會文化啟蒙器」，得到胡政之的大力支持。巴金、靳以、凌叔華、葉聖陶、冰心、李健吾等成為副刊的作者，副刊成了口碑很高的品牌。蕭乾曾說「從民初，特別是『五四』以來，文藝副刊對許多作家來說，都起過搖籃作用。」

滬版創刊後，蕭乾兼做津版和滬版的副刊編輯，還記寫了大量旅行通訊。「現在回想，我確實曾把吃奶的力氣也拿出來，很想在老闆信任、朋友支持下，結結實實幹點事。」「我向投稿者保證，有稿必看。那時我的精力真好。除了編輯工作外，每天我多則能看十萬字來稿，並且努力做到連退稿都附一封信。我沒有助手，一個下午就得寫上二三十封。」

蕭乾說，「另一個我花力氣較多的，是《書評》欄。我稱書評為現代文化事業裏一個新興勢力。在出版事業上，書評家是代表讀者的鑒定者，是文化生產的監督人。」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，「逐漸地我在朋友及投稿人中建立起一支書評隊伍了。」

一九三六年九月是新記《大公報》十周年，報館決定大舉紀念。「我忽然記起讀新聞系時，了解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一年一度的普立策獎金，是頒給已出版並有初步評價的現成作品的，於是就向老闆建議，仿照哥倫比亞大學辦法，設立『大公報文藝獎金』。另外，為了紀念，出版一部《大公報小說選》。」蕭乾的意見被採納，一九三七年五月《大公報》公布了三部作品及獲獎者：小說《谷》（蘆焚）、戲劇《日出》（曹禺）、散文《畫夢錄》（何其芳）。由林徽因編的《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》也相繼出版。蕭乾曾說，「好的文章，像一切好的藝術品一樣，一看便能辨認得出。像尊名窰出的磁器，好的文章有着一種光澤：也許是一灘透澈的思想，也許是奔放的想像，在死的文字叢間煥放着美的光芒。」



◀蕭乾。

「八一三」淞滬會戰爆發後，滬版《大公報》從十四版縮減為四版，蕭乾被《大公報》遣散，「要我自謀生路」。蕭乾後來說「困居昆明的那幾個月，是我入世以來最苦悶的一段日子。自從一九三五年當上報人，馬不停蹄熱鬧了幾年，突然，生活變得那麼冷清、閒散。」賦閒數月以後，蕭乾輾轉香港，受聘編港版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，他立刻又滿懷熱情投入工作中。「『文藝』過去從不登萎靡文章。現在僅僅那樣就不夠了，我們把文章變成信念和力量。」

蕭乾在《我與大公報（1935–1939）》一文中說，「根據穆紫所列的篇名，包括楊剛編的時期在內，《大公報》這個刊物（指文藝副刊）在三個年頭內，竟然發表了一百一十八篇來自延安的文章，其中陳毅的《最近的山西》連載了三期，劉白羽的《藍河上》連載了十六期，何其芳的《夜歌》連載了四期，沙汀《抗戰期中的『日後』文藝》連載了五期。如果加上來自戰區的文章。說《大公報·文藝》曾為抗戰作品提供過重要園地，該不是溢美之辭。」

一九三九年十月，蕭乾應邀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漢語，兼任《大公報》駐英特派記者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蕭乾作為戰地記者，給《大公報》寫下很多歐洲戰事的報道。他還利用這段時間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。離開香港之前，蕭乾向胡政之推薦燕京大學的同窗楊剛接任副刊編輯。蕭乾說，「《大公報》是我走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崗位，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。它為我提供了實現種種生活理想的機會，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記者這一行當，廣泛接觸生活，以從事創作。」

「《大公報》歷史上有幾次高峰，我趕上兩次。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的新記《大公報》十周年紀念，另一次則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《大公報》在政治上的變化。」蕭乾的思想轉變，實際上很艱難，他經歷過一段相當漫長的痛苦過程，「我們這一代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能有一個過渡階段，在黨的寬容及我們自身的努力下，適應起來也許就不吃力了。」

一九四九年，蕭乾擔任英文版《人民中國》副總編輯，一九五七年後，主要從事翻譯工作，後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。一九七九年任中央文史館館長，一九九九年逝世。

蕭乾在《回憶創作生涯六十年》中說，「綜觀我這一生，可說是介於文藝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。這也是我青年時期有意識的選擇。一九三二年我就看中了記者這一行業，並為自己的一生做了個規劃：通過記者生涯，廣泛地體驗人生，以達到從事文學創作的最終鵠的。儘管我走過的生活道路十分崎嶇，成就也微不足道，但我仍認為自己十分幸運：一輩子基本上是照我原來所設計的路子走過來的。」

蕭乾創作有大量文學作品，短篇小說《籬下集》《栗子》，長篇小說《夢之谷》，散文《小樹葉》《珍珠米》，翻譯作品亦多，《好兵帥克》《大偉人江奈生·魏爾德傳》《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》《棄兒湯姆·瓊斯的歷史》，晚年與夫人文潔若合譯了詹姆斯喬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。

烏鞘嶺抒懷（下）

自由談

寧新路

那騎馬的將軍，酷似戰國時期鎮守嶺上的趙國名將李牧，揮着他的飛刀，直向匈奴的頭上砍去，把敵人殺了個人仰馬翻；那是秦朝名將蒙恬，帶着將士們在修長城，轉眼間又使長城延長和高出了很多；那是西漢的「飛將軍」李廣和抗匈勇士霍去病、衛青在嶺的高處飛奔下來，閃光的飛刀直向敵人的頭顱，那仇人的頭像雪球一樣，滾了個漫山遍野；那是唐代大將張守珪，身穿威武的盔甲，掄着寒光閃爍的長刀，帶着龍騰虎躍的士兵，與蜂擁而來的吐蕃入侵者搏鬥，幾個來回就把對手砍成了飛雪；那是曾以藩王身份在嶺上抗敵的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，威風凜凜地指揮着將士殺向來犯的敵軍；那是抗倭英雄戚繼光，從嶺上殺到了嶺下，把瘋狂的外敵殺了個片甲不留；那是明末英雄袁崇煥，從險峰跨到另一個險峰，不放過登上嶺的一個敵人；那是平定三藩的將軍吳三桂和王進寶，率領勇猛的將士，大戰烏鞘嶺，把攻嶺上的敵人，不僅全埋葬在了嶺上，還直驅河西走廊，把敵人來了個趕盡殺絕。從此隴原和河西走廊，一時相安無事。

在嶺上留下最為悲壯讚歌的是長征中紅軍西路軍。渡過黃河的西路軍，要挺進河西走廊，繞不過烏鞘嶺天險，不得不與守在嶺上的敵軍殊死一搏。嶺上一步一敵人，長途跋涉而疲憊不堪的紅軍，要消滅嶺上的敵人，好似在虎口拔牙。嶺上的冰雪像刀刮在衣着單薄的紅軍身上，不是被凍死，就是被敵人打死。面對死亡，紅軍選擇的是衝向敵人。在死都不怕的紅軍面前，無數紅軍血灑嶺上，無數敵人被紅軍打死，紅軍跨嶺西進，譜寫了英雄的史話，也給烏鞘嶺添了五彩的一筆。

嶺上最後一次大戰，是一九四九年的那場血戰，那是許光達將軍揮師西進的解放軍野戰部隊，他從隴上挺進，要全部殲滅河西走廊的國民黨反動派。烏鞘嶺是必經之路，也是必經之戰。盛夏有嶺上冰天雪地，穿着夏日的單衣的解放軍將士，雖然被凍得發抖，也被稀薄的空氣折磨得喘不上氣來，也有不少戰士倒在了嶺上，但衝鋒的號一響，倒下的戰士，只要有一口氣也會爬起來，衝向敵人，不放過一個敵人，取得了河西走廊追殲戰的快速勝利。

烏鞘嶺血腥風雨的結束，是新中國成立那時起，這冰雪的峭嶺從此沒了守軍，也從此沒了槍林彈雨，恢復了祥和與平靜，呈現出牛羊漫山和鷹燕留戀的景致，還有了汽車和火車悠揚的鳴笛聲。這景象拉開的是烏鞘嶺新的帷幕，古長城下穿山而通的是鐵路和公路隧道，「嗚——」地一聲，汽車火車穿梭而過，終結了連年冰雪中古道上的生死之行亦是苦難爬行，人坐在汽車火車裏，風沙冰雪被厚實的玻璃隔攔而開，風和沙擊打的是玻璃，冰和雪襲擊的是車窗，車裏的人被鐵皮和玻璃的車裹着，這跟赤身跋在嶺上嶺下冰雪和風沙中是何等不同的境地。人坐在電氣化的風雪無恙的車裏越嶺，沒有生死在瞬間驚恐和悲催的皮肉之苦，看到的是嶺上冰的美姿和雪的嫵媚。即使讓風雪闖進車窗，即使把手伸到飛揚的雪中，那卻是冰爽的刺激和詩意的情調。嶺上汽笛響起，烏鞘嶺上的風韻全變了，變成了隴原鑲嵌在河西走廊門口的一道白玉美景。